

一路母爱

宇原



12岁那年，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。家里一下子少了主心骨，那时外婆已60多岁了，姐姐上初中，弟弟上小学，最小的妹妹只有3岁。

那些日子，母亲几近将一生的眼泪哭干了。外婆忍着极大的悲痛，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，在古稀之年看到女儿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她对母亲承诺，只要她在这世上活一天，就要为抚养我们尽一天力。

自母亲一脚踏进田地后，家里的一切都丢给了外婆。她们商量，孩子们都应该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在这方面，外婆与母亲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一面。可是，4个孩子读书，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呀。

为此，外婆拾掇出了那辆古老的石磨，浸泡糯米，开始做起手磨汤圆。在老家门前，有一棵年岁很老的桂花树，一到桂花开的季节，外婆就拿张席子摆放在树荫里，只等桂花簌簌飘落，然后收拾干净，加上白砂糖，腌渍在玻璃缸中。当将煮熟的汤圆舀在洒了桂花的自酿米酒中时，香味能随风飘得很远、很远。

但是那些年头，我从没有看见外婆吃一碗汤圆。我的嘴最馋，卖到最后，外婆才刮出木桶底的那层湿汤圆粉，给我们煮一点糊糊吃。那几年，天不亮，我在朦胧中就听到“吱吱”的磨响，外婆的头顶有一盏昏花的油灯，她的头发由花白渐渐白满了头。灯光映照着她老人家沟壑纵横的脸庞，如刀刻一般坚毅。

有一天放学，我听到村子里有鞭炮的声音，劈里啪啦，当时油菜花开得正火，已是黄昏。路过的村里人告诉我，说你外婆去世了。我心里一惊，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这根本是个玩笑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，看见外婆静静地躺在一张席上，脸上依然是那么安详，仿佛累得睡着了一般。在她的旁边，有一半已磨好的汤圆，两页石磨紧紧的相咬在那里，米浆无语地一点一点在流淌，仿佛泪水一般。

外婆是忽然脑溢血离去的。母亲这次没有哭，但泪水在眼眶中打圈，她的嘴唇不停地哆嗦，有太多的话，她无法对她的母亲说起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外婆曾经对母亲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记住不哭啊，不然她会不高兴的。

外婆走之前，留下了一小摞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。每到一定的时候，母亲就抽出一部分，叮嘱我们说“这些都是外婆的命换来的，你们可要珍惜啊。”

靠着这些恩赐，我们读书的路上平坦了许多，母亲身上的担子也减轻了不少。

若干年后，我们都考了出去，进了城。当我生完孩子后，母亲如愿地做起了外婆。孩子3岁那年，我与丈夫离婚了，我执意要将女儿判给我。那天夜晚，我欲哭无泪，哀叹我与母亲当年的命运是那么的相似，我对母亲说“妈妈，我的命好苦。”母亲一夜间头发白了几根，她却笑了笑“有什么了不起，咱们那么苦不也熬过来了吗？”

母亲想过在外面租个亭子卖报纸，这样也可以赚些钱补贴一下开支。但想到一旦出去，家里的事丢不开，还有接送女儿上幼儿园的事情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母亲在家里做起了当女儿时才做的布鞋之类的活，她说城里人喜欢穿它，养脚。我不再说什么。每次回来，我总看见在夕阳的余光里，母亲一动也不动地凝在窗前桌旁，一边纳鞋一边低头想心事，仿佛一